



蒙求

上

又伊B
1.943
1.



伊8
1948
11
特

薦蒙求表

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
士義或可稱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徵茂
異咸重儒術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列
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
古人狀跡編成音律屬對類事無非典實
名曰蒙求約二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
餘事瀚家兒童二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
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司封

韻



蒙求表

真外即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
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
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羨其文令官人誦習
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
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
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
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奇未嘗遺一才
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
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弊

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義惡
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
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
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
而知天下其蒙求哉

周易曰。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
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
蒙求為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
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敘之。雖不配
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
凡五百九十人。爾云。

子光序

前言。往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然簡編浩
博。未易研究。非真積力久。莫能撮其要。唐
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
議聲韻。以類折偶。剪剔煩蕪。掇擷精英。事
跡粲然。斑斑可攷。其於屬辭備閱。不為無
補矣。然鮮究本根。類多舛訛。覽者病焉。豈
瀚之所載然歟。抑亦後世傳襲之誤也。予
嘗嘉其用意。而惜其未備。於是漁獵史傳。

旁求百家窮本探源。披華食實。大抵傳記
 無見而語淺謬妄者。就加是正。至於載籍
 之中間。有故實可以錄舉者。仍掇其一二。
 大者附焉。庶幾昭然若日星之麗天。煥然
 可覩。命曰補注。將以備遺忘而助討論。不
 亦文範之捷徑歟。時己酉仲冬之月辛卯
 吉日。徐子光序。

一 王戎簡要 二 裴楷清通 三 孔明卧龍 四 呂望非熊
 五 楊震關西 六 丁寬易東 七 謝安高潔 八 王導公忠
 九 匡衡鑿壁 十 孫敬閉戶 十一 鄧都蒼鷹 十二 竊成乳虎
 十三 周嵩狼抗 十四 梁冀跋扈 十五 郝超髯參 十六 王珣短簿
 十七 伏波標柱 十八 博望尋河 十九 李陵初詩 二十 田橫感歌
 二十一 武仲不休 二十二 士衡患多 二十三 桓譚非識 二十四 三商止訛
 二十五 嵇呂命駕 二十六 程孔傾盖 二十七 劇孟一敵 二十八 周處三害
 二十九 胡廣補闕 三十 袁安倚賴 三十一 黃霸政殊 三十二 梁習治最
 三十三 墨子悲絲 三十四 揚朱泣岐 三十五 朱博烏集 三十六 蕭芝雉隨
 三十七 杜后生齒 三十八 靈王出髭 三十九 賈誼忌鵬 四十 莊周畏犧
 四十一 燕昭築臺 四十二 鄭莊置驛 四十三 璫靖二妙 四十四 岳湛連璧
 四十五 邵詵一枝 四十六 戴憑重席 四十七 鄒陽長裾 四十八 王符縫掖
 四十九 鳴鶴日下 五十 士龍雲間 五十一 晉宣狼顧 五十二 漢祖龍顏
 五十三 鮑靚記井 五十四 羊祜識環 五十五 仲容青雲 五十六 叔夜玉山

目錄
 卷上
 卷下

五七 毛義奉檄五八子路負米五九江革巨孝六〇王覽友悌
六一 肅何定律六二叔孫制禮六三葛豐刺舉六四息躬歷詆
六五 管寧割席六六和嶠專車六七時苗留犢六八羊續懸魚
六九 樊噲排闥七十辛毘引裾七一孫楚漱石七二郝隆曬書
七三 枚臯詣闕七四充國自贖七五王衍風鑒七六許劭月且
七七 賀循儒宗七八孫綽才冠七九太叔辯洽八十摯仲辭翰
八一 山濤識量八二毛玠公方八三袁盎却坐八四衛瓘撫牀
八五 于公高門八六曹參趣裝八七庶女振風八八鄒衍降霜
八九 范冉生塵九十晏嬰脫粟九一詰汾興魏九二鼈令王蜀
九三 不疑誣金九四卞和泣玉九五檀卿沐猴九六謝尚鴈鵠
九七 泰初日月九八李野陽秋九九荀陳德星百李郭仙舟
百一 王恂繡被百二張氏銅鈎百三丁公遽戮百四雍齒先侯
百五 陳雷膠漆百六范張雞黍百七周侯山嶷百八會稽霞舉
百九 季布一諾百阮瞻三語百一郭文遊山百二袁宏泊渚

百三 黃琬對日百四秦宓論天百五孟軻養素百六楊雄草玄
百七 向秀聞笛百八伯牙絕絃百九郭槐自屈百南郡猶憐
百一 曾恭馴雉百二宋均去獸百三廣客蛇影百四殷師牛鬪
百五 元禮模楷百六季彥領袖百七魯褒錢神百八崔烈銅臭
百九 梁竦廟食百趙溫雄飛百一枚乘蒲輪百二鄭均白衣
百三 陵母伏劍百四軻親斷機百五齊后破壞百六謝女解圍
百七 鑿齒尺牘百八荀勗音律百九胡威推縑百陸績懷橘
百一 羅含吞鳥百二江淹夢筆百三李廐清負百四劉麟高率
百五 蔣詡三逕百六許由一瓢百七楊僕移關百八杜預建橋
百九 壽王議鼎百杜林駁堯百一西施捧心百二孫壽折腰
百三 靈輒扶輪百四魏顆結草百五逸少傾寫百六平子絕倒
百七 澹臺毀壁百八子罕辭寶百九東平為善百司馬稱好
百一 公超霧市百二魯般雲梯百三田單火牛百四江迫蒸雞
百五 蔡裔商賈百六張遼止啼百七陳平多轍百八李廣成蹊

頁九陳遵投轄 頁十山簡倒載 頁十一淵客泣珠 頁十二交甫解佩
頁十三龔勝不屈 頁十四孫寶自刻 頁十五呂安題鳳 頁十六子猷尋戴
頁十七董宣疆項 頁十八翟璜直言 頁十九紀昌貫虱 頁二十養由號後
頁二十一馮衍歸里 頁二十二張昭塞門 頁二十三蘇韶鬼靈 頁二十四盧充幽婚
頁二十五震畏四知 頁二十六秉去三惑 頁二十七柳下直道 頁二十八叔敖陰德
頁二十九張湯巧詆 頁三十杜周深刻 頁三十一王尹京 頁三十二鮑糾慝
頁三十三孫康映雪 頁三十四車胤聚螢 頁三十五李充四部 頁三十六井春五經
頁三十七谷永筆札 頁三十八顧愷丹青 頁三十九戴逵破琴 頁四十謝敷應星
頁四十一阮宣杖頭 頁四十二畢卓甕下 頁四十三文伯羞鼈 頁四十四孟宗寄鯁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鄉倫也共鄉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

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名鍾會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會會曰裴楷清通主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王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下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蒙求卷上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東漢書中書令侍中

孔明卧龍

四 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琅邪陽都人躬耕隆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刺史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

遺

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彫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禹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也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涇

關西

樂合關之孔子也

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師舊本作非熊非罷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達吉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騏非熊非罷所獲霸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

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眾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鶴雀嘴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公也先生自此拜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

將軍作易說二萬言訓詁舉太詔而已

謝安高紫

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為西中郎將惣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任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若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溫威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苻堅率眾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惣統功進太保薨贈大傅謚文靖

晉王導字茂弘元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塵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道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帝常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舛御床共坐道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王衡擊傘壁

孫敬閉戶

前漢王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時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勸學無獨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

勤

仕山

不識名家富多書術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償願其書遍讀之
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聽則以繩繫頸懸之
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鄧都蒼鷹

寧成乳虎

前漢鄧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
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撲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鴈門太守
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
人象都令駢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
漢法卒斬之前漢寧成南陽穰人以郎請者事景帝好
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為中尉其
治效鄧都其廉弗如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

之乃字周脫
太后三字
上標下急

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顓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顓等並
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
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
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奸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
弟謨小字也後顓嵩並為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
直作狼抗晉書周顓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敦
字也
元孫為人鷲眉目洞精瞪眄口吟舌拜後漢梁冀字伯卓
親愍侯竦之

跋扈
九一
魚梁
ヨリ
出キ

甚冲帝崩，冀上黃帝少聰惠，知冀驕橫，嘗朝拜。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鳩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李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將軍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長少皆奔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三十餘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郝超髯參

王珣短簿

晉書郝超字景興，大尉璽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談論，義理精微，大同馬桓温辟為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

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丞相道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温掾，温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昔未易才也。孝武時為僕射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培耳安悅。時苻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玄應舉。累進冠軍將軍，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琰決戰肥水，南堅眾奔潰，弃甲，霄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蒙來卷上

五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
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
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後交趾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
應之拜援為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
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
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
試之援提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
之進營壺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
漢之極界
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
事滅胡廼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
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所至
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旱處

漢大將
衛青

軍得以不封博望侯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
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窮河源惡所謂睹崑崙者乎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殿監善騎
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
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
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
恨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燭耀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
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
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處央陰恨切中懷不覺淚霑
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

蒙求卷十一

蘭臺書物置所也

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愧已甚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到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情后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後漢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傳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庸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

令史ハ書物預下

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

薦之諸

公

諸公名連

ニール

人大同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人遂薦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盍鼓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入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

竹筒盛之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為常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世祖 漢也 叩頭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曰吾欲識决之何如譚曰臣不識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卒

前漢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為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迺止果訛言上義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後為丞相為人多

單于 天

質有威量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兒過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問歎曰真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短卒為所中免相薨

嵇出口命駕

程孔傾蓋

程子 程本字 德

晉書嵇康字叔夜撫國銜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家語曰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東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周處二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天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晉周處字子隱

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
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自不樂老
父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
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
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
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為御史中丞允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氏
人齊萬年及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
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
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
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
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執必不
振我為大臣以身御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為
天下第一累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方克壯性溫柔謹素常
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
固趙戒杜喬議立清河王蒜而蠶吾侯志取梁冀妹冀欲立
之廣戒憚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蠶
吾侯是為相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
順冲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大尉又為太
傅其所辭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膺並為三公蕃等
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
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為司空遷司徒和
帝時黨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
言國家事未嘗不噤為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黨
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安帝
字祐章
三公
司徒
大尉
大傅
謹素
ワシシ
カカリ
十キイ

後漢
袁安
字邵公
汝南
汝陽
人
嚴重
有威
見敬
於州
里
肅宗
末為
司空
遷司
徒和
帝時
黨初
安以
天子
幼弱
外戚
擅權
每朝
會進
見及
與公
卿言
國家
事未
嘗不
噤為
流涕
自天
子及
大臣
皆倚
賴之
及黨
朝廷
痛惜
焉初
安父
沒訪
求葬
地道
逢三
書生
問安
何之
安

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詔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與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

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其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大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為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

楊朱泣歧

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憫其本同而未異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靈王出髡

○史記周本記曰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
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引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
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平是為敬王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不
得入朝之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子朝為臣十六年子朝之徒後
作亂
○在傳昭公二十六年曰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使
告于諸侯曰云云云云此蒙求二載之

漢從空更

三吳
東吳
西吳
中吳

晉書成泰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
長猶無齒有來求昏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衣傳
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左氏傳王子朝
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靈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

也子王景周

二世
靈王
景王

廷尉
訟獄
司獄

服傳二世供職王空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矣至
于靈王生而有靈王甚神聖無思於諸侯靈王景王終其世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
果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儀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
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
廼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
子以誼任公卿之位誼懼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
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
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
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二吳 東吳 西吳 中吳

魏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
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
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
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
之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承相坐事自殺
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
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石生齒

晉書成泰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石少有姿色然
長猶無齒有來求昏者輒中止及帝納米之日一夜齒盡生
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衣傳
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左氏傳王子朝
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靈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

靈王山出鬘

服傳二世供職王室其有問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矣至
于靈王生而有靈王甚神聖無患於諸侯靈王景王終其世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
果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儀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
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
廼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
子以誼任公卿之位誼懼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
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
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
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廷尉 訟司 尉獄

二世 靈王 景王

也子王景周

丁巳

丁巳

事而問鬼神之本。詎具道所以然之故。空夜半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詔。梁王大傳
死年三十三。孔臧鴟賦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
莊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史
記曰。莊周蒙人。嘗為蒙家。蒙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
子。著書率寓言。洗泮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
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
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

郭象
莊子
註者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以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因孤
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
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

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為隗即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
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
者。唯聊莒即墨。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
尊郭隗。鮑昭樂府曰。豈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
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於阨聲
間。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
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
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為大使。戒門下客。至亡貴
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史。常引以為賢。於已聞入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
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
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后復為

1.54 1.1人卷 1.1311

廷尉客欲往，霍公大署其門，曰：「死一生，廼知交情。」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瑾清一一妙

岳湛連璧

晉書：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瑾筆勝靖，然有指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沮渠張虎、索綝、索末俱詣大學，名馳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字也。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顯，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然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義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按茵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以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於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衆所疾。棲遯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卻詵一枝

戴憑重席

晉書：卻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瓌偉獨儔，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恭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常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郡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

恭始中
武帝
羊号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皆准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太王之義願大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為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奸進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潜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化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

各ヲ札ニ
行クイ
書曰刺
謁規
連

郡食鴈羨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後竟不在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薛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雲賢良吳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聲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騏驎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俊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中書侍郎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

四九
任陽有衣服
五十

後漢書

十四

晉武帝
也祖進父

望章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奇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
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
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文學自此談
老殊進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故里人姓司馬氏少聰
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
丞相辟為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
內急而外寬猜忌而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
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
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不日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
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鮑靚記井

羊祜識環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木公往視則見一龍於
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
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
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襲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
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
祜即請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
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郎
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
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車出鎮南夏累

蒙求卷上

十五

天... 帝... 仲... 子... 天... 帝... 仲... 子... 天... 帝... 仲... 子...

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大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
三公祐竟墮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
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祐平生遊憩之所建
碑立庶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荊州人爲祐諱名云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游當世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
犢鼻褌於庭曰未能免俗歷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
音律自以爲遠不及疾之出補治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詠

阮籍

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晉書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義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
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
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誓拜中散大
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
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爲人昂昂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頽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

後漢書

卷之六

竹林七賢

三公

孔子
家語
致思
篇

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軍徵不至
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且之喜乃為親屈所謂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粟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

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
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
泣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革轉客

原款
誠
惺
案此
人吟味
本仍
案小
額開也
抱

下邳窮賈裸跣行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
當案此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
鄉里稱江巨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同馬長史肅宗崇禮
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
晉王覽字玄運母朱遇兄祚無道覽年數歲見祚被楚撻輒
涕泣摠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祚覽輒與
俱又虐使祚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祚喪父後漸
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
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菜
恪各亞於祚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燭

蒙求卷止

十二

七云十節時一年九行吟人 治漂形

稷嗣君
周禮
ト云

削煩苛秦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以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鄼侯

曰五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萬

葛豐刺舉

息躬歷詆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同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

葛上嘉其節加稱光祿大夫
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建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同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

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

校林卷社

七千十才 一孫一帝元 十口 九第 教字 作余九

左右不異歎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
讀書如故歎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歎
原俱遊學二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寧為龍頭原為龍
腹歎為龍尾

中書百監

時苗留犢

魏略時苗字德胃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
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食餘牛生
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
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羊續懸魚

生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是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
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
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
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
名為左驢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
席舉縕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病惡
利善

樊噲排闥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
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
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
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其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

辛毗引裾

絳
灌
灌

趙高

秦始皇

常侍

項伯

高祖

拔高祖

諸群司

群

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嘗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項伯嘗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

魏志辛昆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

連蝗民飢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昆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昆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講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寢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昆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昆曰於陛下其樂甚下甚苦帝默然後遂乃為之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少操身絕榮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舉詰闕

充國自贊

前漢枚舉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舉之子始乘死詔問舉子無能為文者舉在梁時取舉母為小妻及東歸舉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舉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為

平樂館
官舍在

枚舉

七

賦

宣帝

前漢

代第

候

右人見

ヲシテ夷

ヲ遠

七田

兵ヲ以

合

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嫖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

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宣帝時為後

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

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勇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羌象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闕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先零虜

車重起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罕不煩兵而下遂

上屯由便宜十二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寵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壽

策薨謚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卷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羨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圖

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去濤曰

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

當從古人中求耳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不理有盛才

美艷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

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

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聚居顯職後進景慕歷

尚書令及不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大尉眾共

推為元帥舉軍為勦所破衍欲求自免勸勒稱尊魏勸怒曰

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

許劭月旦

許劭字季直陳郡人少時居許昌

有月旦評

許劭字季直陳郡人少時居許昌

有月旦評

許劭字季直陳郡人少時居許昌

有月旦評

許劭字季直陳郡人少時居許昌

有月旦評

許劭字季直陳郡人少時居許昌

朝
原
龍門
黃河
龍
魚
是
經
龍

卷上

二

龍門
黃河
龍
魚
是
經
龍

漢

取生

漢

世生年
行軍
得言不勝
連下如此
ト人ト行

事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玉我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禮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時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黨識時郭太亦知入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徵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曰劭鄙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慶亦知名汝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

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胤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

建武
晉元帝
四人也
執起便真
七九

綽字興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愁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郁便諸公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木叔辯給

執事仲辭翰

晉書華康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康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木叔廣樞機清辯廣談康不能對康筆廣不能答更相強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及第之
下弟也

八二

晉書

崔瑗字季珪

詔 八至

蕭 謝 人

廣 文 之 大 子 不 之 也 子 子

其 八 廿 三

史 本 六 惠 帝 母 呂 后 即 位 之 元 年 呂 后 即 位 後 趙 建 如 呂 后 即 位 後 趙 建 如 呂 后 即 位 後 趙 建 如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然不羣年四十始
 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備內
 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
 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
 貴貞慎儉約妻指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王戎亦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肪
 為范甯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
 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瑗並典選舉其舉
 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
 入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
 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
 詣玠屬所親眷告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矣今所說人非
 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

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
 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
 初建為僕射復與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留侯植有寵玠密
 諫曰近者表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
 後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三 二 四 一
袁盎郤坐
 前漢袁盎字絲安陵人孝文帝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姑慎
 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引郤未入坐夫人怒
 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
 陛下既已立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以前
 厚賜妾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家乎
 上適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
 父居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

衛瓘撫牀

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唯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唯託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謔曰公真大醉邪權不復有言權曰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大保就第惠帝立以權錄尚書事賈石素怨權且忌其方直不得驪已潘唐啓帝作詔免權官遂被害

千公高門

曹參趣裝

前漢千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其父千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權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千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免乎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

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名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請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支體傷折海水木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冤結告天燕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諂之疲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范舟生塵

晏嬰脫粟

黨人
聖人
小人
小人
小人
小人
小人
小人
小人
小人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作冉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時絕俗
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聞仲叔之為人相帝時為萊蕪長
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狷急常佩章於朝議者欲以
為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
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意客廬或依宿木陰如此十餘年乃
結草室而居有時粒盡常自若聞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
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

韓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味

詰汾興魏

鼈令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鼈耕自天而下既
至見羨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期年相復會
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丹授帝
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詰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
諱蜀王本記曰荆人鼈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至上至成

都見蜀主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
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
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積遷中大
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兒甚表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未為御史大夫韓非子
曰楚人和氏得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為詐而刑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至
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刑其右足文王即位和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
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
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詭此吾所
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

謝尚鵠鵠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
饒為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
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
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作沐猴無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
許伯為謝迺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
正對策高第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文
好言戾刺譏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寵堯奏曰
事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長信

皇太后后

所之宮名

劾奏之
奸犯之
謀之

周公旦
召公奭
詩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讎遂下吏自到
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
兒一座之顏面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歎異及長
善音樂博綜眾藝王道比之王戎長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
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鵠舞一座傾想
尚便著衣憤而舞連公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
人其率請如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

季野陽秋

魏巷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
進見與皇后弟毛曹並坐玄耻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
遷羽林監世說曰曹與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又云朗
朗如日月之入懷

皇后
魏明帝

蒙求卷上

三十一

存衣敗
秋
書
世

晉楮衷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
與社父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植桑自之曰李野有被襄陽秋
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衷雖
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任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
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後漢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
美音制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及膺
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軍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
而濟賓客望之以為神仙焉

王恠綉被

張氏銅鈎

後漢王恠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金步疾困慙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
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恠驚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
人無知者恠後醫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
大風飄一綉被復隨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後乘馬到
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
卿何陰德而致此恠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太
恩又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任郡為功曹
三輔典錄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
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為禍飛上盛塵為福
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
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賣鈎與
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鈎復為二千石後
失鈎張氏遂衰

蒙來卷上

三十一

鈎鈎

考福三三

李

在秋

丁公邃

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逐竄。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爾賢，豈相厄哉？」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更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復道
二所據家
蕭何曹家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三府同時俱辟，並至。待御史。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一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殊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事，無載。

尊親
教ノノ

周侯山嶷

會稽霞段舉

世說曰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注晉陽秋曰嶷正情疑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周侯謂周顛也

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季布一諾

阮瞻三語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君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金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為

廢帝名海

三族父母壽

阮咸

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羨乎何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為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

郭文遊山

袁宏泊渚

郭文遊山... 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山林弥
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兵興餘
杭大辟山中窮谷無入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
無壁障時猛獸為巢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常著鹿裘葛
巾不欲酒食尚王道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
結廬山中

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
江會宋在舫中諷詠聲清辭文藻拔遣問焉即迎舫與譚
論申且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
揚州刺史宏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宏欲以
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太后者

靈帝也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
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
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
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竒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
孫拜童子郎不就知名京師獻帝初遷大尉坐免及徙西都
起為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為軍將李傕所害
○蜀志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長水校尉吳
遣使張温來聘百官往饗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
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夫有頭乎宓曰有在西
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温曰夫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
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
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
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谷問如響應聲温大敬服必之文辨皆此類舊本
必誤作密

孟軻養素

楊雄草玄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學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
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谷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
前漢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
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入簡易秩蕩口吃不能劇
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不修蹇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千金之無擔石
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

合從 六國
張儀 蘇秦
連 蘇秦
浩然氣 少心三心
トモ外天地滿
ホトニ氣ヲ
理ヲ以老
嗚

衣諱 八欣
下明 傳學
五人 古衣帝
介威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事 衣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庸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謝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
曰解謝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
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
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
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林康善鍛秀為之
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伎
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永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
亮追想曩者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蒙求卷上

之述 註又象郭 按秀向

十云者早 丁不註 三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屈

晉書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氏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槐非世說曰桓

南郡猶憐

晉明帝
高
元
長
子

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其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投刃襲之值李梳頭髮垂地女見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法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伊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見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化及鳥獸堅字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二年州舉尤異

大牙
五ノ入曲
タノトコロ
イ子ノキ
タトハタリ
阡陌
三異
出化

宋均

魯恭

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猶多傷害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廣容蛇影

殷師牛鬪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濟陽人遷河南尹常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生蒙賜酒方飲忽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

所在
正云云
川田三
三石上

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入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羨之

桓玄
桓溫
桓溫
桓溫

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聾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疆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後假節鎮江陵為桓玄追兵逼殺

元禮模楷

李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元無所交接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黨議
君子
小人

蒙求卷上

大學

乃
乃

乃
乃

百廿五

又小
大

百廿六

三

凡用推台

按救長成

大救進人

今下三

不

子

才

出

宋賈偉節為其冠並與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膺等後赦歸田里禁銅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是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靈帝時膺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

不出官省有膺
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毋賤嫡毋宜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毋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宜氏知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為司空秀儒學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日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隼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錢神
高軌二
蕭何蕭祖
他人ヨリ多
錢コト運

百廿七
百廿八
惠帝
年
號

錢神

百廿八

百廿七
百廿八
惠帝
年
號

段類字
紅以
人

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

終

後漢

崔烈

涿郡

安平人

有重名

於北州

歷郡守

九卿

靈帝時

開鴻都門

榜賣官爵

公卿以下

皆有差富者

先入錢

貧者到官

而後倍輸

或因常侍

阿保別

自通達是時踈煩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

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

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後拜大尉董重既誅拜城門校尉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開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

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長者慙竦自負其分鬱鬱不得意

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備食如

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

后養以為子諸竇恐梁氏得志為己害遂譖殺一貴人而陷

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褒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歲飢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

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前漢枚乘字叔則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

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父

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及孝

主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則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

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父

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及孝

主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前漢文帝
太子
景帝

肅宗
章帝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後漢梁竦
字叔敬
安定烏氏人

公車ハ
抄中ノハ
下人集ルハ
白衣尚書
ハ尚書ノ下
ニテナリ
十書ノ録
受ルヨリテ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
不詣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
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
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軻親斷機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
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街
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
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父勤學不息師事
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昌大史家庸夫
大史敷女奇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
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
遺后王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

清爪
此化

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板面
子則曰

問詩何句
慰其心安
似也安兄
趨安大悅

蒙文卷上

公車ハ
哲人ノ門
小人集ルル
白衣尚書
八尚書ノ中
二十四ノ外
十四書ノ録
受ルルヨリ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
不詣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
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
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妻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
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
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
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
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昌大史家庸夫
大史敷女奇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
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

齊本雅
八書云
四行
八書
仲山甫
祖
子
建
吉甫
作
論

清風
此化

蒙衣
卷上

公車
哲人
下人
白衣尚書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
不詣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
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
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
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
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
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父勤學不息師事
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昌大史家庸夫
大史敫女竒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
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
遺后王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
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詩何句
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
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
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王凝之
俗云知
臨
晉儀之
清川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請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

荀勗立日律

晉書荀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
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
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
之出為滎陽太守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
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機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
尾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疑夙成十餘
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
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勗

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
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
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
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張
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太子婚未
定勗與左衛將軍馮統同帝間並稱賈充女才色絕世遂成
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
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
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胡威推練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魏為荆州
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
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

三十五

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人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隨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五音傳於世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温以為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

張景陽
文選三出

郭璞
亦雅注者

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海濱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化之感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入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文章仕齊為待中秘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躋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詞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廞清貞

劉麟高率

世說李廞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官王承

百四五

百四六

王承守

相欲招禮之辟為府掾欲得幾命笑曰茂弘乃復以爵假
晉書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
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逸遊軍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
長史麟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救之麟之躬自供給士
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談載麟之
高率善史傳一史化類

蔣詡二逕

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兖州刺史以廉直為名去妻居
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
求仲羊仲從之遊後漢書
述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盂罍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
操飲飲訖掛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
既有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
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通鑑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獲免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
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
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
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
不得施其微巧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細鑑唐僖宗廣明元年不免駁放註駁不取也
駁字字書注合是
者鮮堯堯之也

孟律ハ
周ノ武王
殷紂王
伐ツト

三輔決錄
後漢書
作二

高率
率ハ格率
百四七

百四八

百四九

百五十

百五

趙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越人為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薦其宗庶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為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石稷長於公劉大於大主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夫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石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石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林議終大同空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眉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眉彼知羨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羨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羨越王勾踐獻之吳王夫差未差嬖之卒至傾國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羨善為妖態作愁眉曉粧墮馬髻折腰步鬪齒笑以為媚惑性甜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及冀敗自殺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在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公喉夫斃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宣子曰弄人用天雖猛何為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其半問之曰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為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漢ハ堯ノ
代ヨリツイ
テ中德
テ王タリ
ソレヨリテ
天神ヲ祭
ルニ
ヤ祭ル

公主
ハ天子
ノハス
マノイ

蒙求卷上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也在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士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

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敢顛先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骸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堪於導通令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

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倒寫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二弟情與雲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二子不如衛家一兒兒術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自者術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所害

澹臺毀壁

子罕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字子羽渡河齋千金之壁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壁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本行馳美以精之公...

行馳美以精之公...

行馳美以精之公...

宗人八宗國者位
宗武公名用
子宗
改唐同姓
宗人八宗國者位
宗武公名用
子宗
改唐同姓

在傳曰宋人得王獻諸司城子宰子宰弗受獻王者曰以示
王人王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王為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為善

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惠顯宗愛
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
巡守幸其宮追感念善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
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大牢
後漢同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
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木
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
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魯般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
自父黨夙儒偕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
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後隱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
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軍聘之
以疾辭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
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公輸
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
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

江道藝雞

田單火牛
江道藝雞

五府

大傳大尉同候
同空大將軍

百六五

百六六

百六三

百六四

唯軍時
校大
之司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塚不見知及燕使樂毅
伐破齊盡降齊城而軍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為絳縵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
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五千人因嚙枚擊之城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
安平君

晉江通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為諮議參軍遷
長史時浩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
浩令進擊之通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
於羞耳其輒撫其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
而擊之襄遂小敗道後遷大常

百六十七
蔡裔商隕次血

百六十八
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
拊床一呼而盜俱隕故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裔以軍鋒焉
魏志張遼字文遠廂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
將軍舊注曰江東少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百六十九
陳平多轍

百七十
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為人長大
羞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又之富人張
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樽平隨至其
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予酒肉
資以納婦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負歸謂其子仲曰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

郭員
郭員
婦先

蒙家卷上

事人

本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羨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交，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元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為左丞相，呂后時為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

前漢李廣隨西成

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軍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馱，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為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感失道，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徒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賈曰：李將軍拘拘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為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

中為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

接籬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兇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繒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繒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雁服華斐珮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以與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珮顧二女忽然不見

龔勝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

楚兩龔哀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莽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遣使者奉金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拖紳勝曰吾受漢家恩厚亡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地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

無往教道不可誑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臣等乎
忠聞之慙上書薦寶平帝時為大司農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
在嵇康兄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守而去喜不覺猶以
為所忻言凡鳥也

子猷右軍義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遂首
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
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
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
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
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待
郎

董宣疆項

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駭乘宣候之
駐車叱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
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
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
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京師號為臥虎歌之
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唐曰魏文侯
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
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湖陽公主
光武時

嵇康
兄喜

百七

百八

東傳

傳

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座

紀昌貫虱

養由號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鼓弓而獸伏鳥下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一年之後雖雖未倒置而不瞬以告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斃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甘蠅淮南子曰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揚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恭王獵見百猿遠避箭王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弓矯矢未發乃抱樹而號或本曰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殿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微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而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文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始壞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繫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

得

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
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
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
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謂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
責昭不辱已然後朝會昭容兒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
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蘇韶鬼靈

盧充幽婚

三十國春秋曰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盡日而
行著黑介冑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
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十箇今見為修文
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

女意充因獵逐麋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迎得公
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亡父手札
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二百臨別謂充曰
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
二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
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
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梳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在
數郡

震畏四知

秉去二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背曰使世
稱為清白使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為大尉為
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為大尉每朝廷有得失
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
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
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

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
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夫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
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為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苦之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語國家事日旰天子忘食
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庶人
咸指湯后為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遺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妻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樂堂下父見之視文辭
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刺骨為廷尉其治
傲表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又繫待問而微見
其寃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生意
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跡為
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
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
守家資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百九三 王尹京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為
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
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
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大夫在朝廷常敢直言成帝選
為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會日食章奏封事召見言

百九四 鮑糾慝

鳳不可任用且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初章為
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京
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仰乃反涕泣何鄙也
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
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非其罪眾庶寃之廣
漢收尊互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
於母前叱狗求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
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
鮑其見憚如此父宣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為王莽所害子昱
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宣帝時官至大尉

百九五 孫康映雪

孫氏世錄曰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遊不雜

車胤聚螢

後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千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植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稱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舊精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求制累遷中書侍郎

井春五經

後漢井用字大春扶風郡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

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井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冊而別使人要劫之冊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井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井肯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井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未於經書沉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扶同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

結

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辨
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主莽專政召為前
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饋世盛稱五
侯饋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
卿之每食耳薦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
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嘗寄祖玄皆其所珍惜
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夫何佳才長
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
色其於我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祖温府嘗云
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
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
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
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古者以隱士當之戴逵
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
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醉暢雖當世富貴而
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泉
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

咸
阮

東坡志林

五十一

職

吏部

吏部

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北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蒲數百斛缸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溫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字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嗜父為客羞鼈小焉嗜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

記

孟宗字季英武本名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薄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具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鮓冬節將至時荀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新刊徐世元補注蒙求卷上終



